

木雕大阵

 启锁。拉栓。清脆的金属撞击声。大门徐徐推开。

 尽管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，还是为扑面而来的浓烈非洲气息暗自吃惊。

 这里是上海郊区仓库，原先储物早已撤清，偌大的库房显得空旷。地面上，除了留出一条笔直走道外，排列着非洲木雕浩荡阵容。国人习见于商店的非洲木雕，不过是旅游纪念品罢了，流水线机械加工，纤细，光滑，锃亮。而眼前的木雕大阵，却一律身披非洲原野的热风红尘，彪悍，狂放，粗野，厚重，造型匪夷所思，含义神秘莫测，刀砍斧斫痕历历在目。那面具头盔，残留勇士汗味；那座椅木床，体温不曾散去……

 木雕主赵宝培，用自豪语调为我一一指点。

 我行进在木雕大阵里，似闻鼓声、呼号声，渐渐生出些恍惚，生出些滑稽念头：这副排场，像不像在土著酋长陪同下检阅仪仗队？不，应该说，像接受神话王国倾城而出的夹道欢迎。呵，这遥远的非洲气息，把我的思绪拉回到数年前……

拥挤客厅

 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。约堡分明是座现代化的花园大都市，连大街墙上的涂鸦，都与世界发达城市同步齐趋，哪里有非洲五霸的吼声？哪里有我想象中的非洲风情？倒是在约堡宝培家中，我见识了比我心目中的非洲更加非洲的非洲。

 客厅中，挤满了非洲木雕、石雕和铜雕，家具淹没其中。勉强突出的几条窄径，蜿蜒，依稀，通往卧室、盥洗室。

 赵太迎迓门前，笑脸满含歉意：“不好意思，走路小心啊。小培就是喜欢这些东西，家里都没有立足之地了，还隔三岔五往家里拖！”听赵太“抱怨”，宝培嘿嘿笑道：“清理过啦，为了你们来，搬走好多了呢。”

 宝培不认为自己是收藏家，只淡淡地说“喜欢”、“好白相”。收藏，最需要审美慧眼，加上锲而不舍的恒心。恒心是不必说了，地上就是答案。他的艺术慧根何在？



■ 与非洲艺术家合影

 我和先生曾遭到的哥拒载，加之报纸也有刊登类似事件，我总觉得一些的哥对老年人的做法有些欠妥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我常想，我们这个社会对老年人，真的应该有点恻隐之心，谁没有老的一天呢？最近发生的两件事，却让我觉得，其实真正的冷漠，还是少数！

 昨日在餐桌上，女儿说：“我陪爸爸去看病回来时，没有站在一起叫车。前方一辆出租车疾驰而来，在爸爸身边停下。我便拉开前面的车门上车，只听见的哥跟我说：‘对不起，我拉的是一位老先生’。我摒不牢噗嗤一笑——伊是我阿爸。”

 我听了不由呵呵一笑，说起前几天发生的趣事。我因为膝盖疼痛

 拥挤杂乱之中，有一小块清静整洁之地。每日凌晨，必升起一缕袅袅青烟。香炉后不是佛像，不是财神，是一张泛黄的老人家照片。

 “我小时候苦呵，”宝培轻轻叹了口气。“才三岁，父亲就去世了，连父亲长成什么样子都没有印象。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，她的苦处只有我知道。我日子好过了，她却走了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一柱香，是我唯一的心意了。”

 我沉默半晌，问：“你母亲是否有些兴趣爱好，譬如说绣花啊，剪纸啊，影响了你？”

 “那倒没有。噢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很小的时候，伯伯送过我一套《芥子园画谱》。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些话，如景越露则境越小，景越藏则境越大，等等。”

 “你的起点蛮高嘛。”我笑道。“这些道理看似简单，好些艺术家却一辈子都没弄懂。”

 “我对美术实在是喜欢，打心底里喜欢。夸张点说，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一门心思思考美校，1965年，如愿进了上海轻专，学美术。嘿嘿，告诉你，前几天，我还在上海街头看到KK牌衬衫商标，那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呀，嘿嘿，现在还在用。”

漂在南非

 想想吧，一个沙滩拾贝的小孩，纵身一跃，扑进了海洋世界。顿时，世界美术史上多少熠熠闪光的名字似乎近在咫尺了。他会怎样兴奋、怎样陶醉？

 然而，造化弄人。美梦刚开始，还没做痛快，蓦然，被吓醒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铁掌一巴掌把他从彩云里击落，落在白茫茫盐场。火车接卡车，把他载到大连海边。

 “我霎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炎炎烈日下，赤条条的盐工个个晒得像黑人。天哪，我居然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了！白天，晒得一层又一层地褪皮。夜晚，被虱子轮番围攻……”蹉跎岁月，回想起来，只化成哈哈一笑：

 “吃得苦，耐得劳，坚忍不拔的精神，应该说是从盐场里养成的。我之所以能在日后遭遇的艰难困苦中不趴下，真应当感谢盐场。”

 时间风车滴滴溜溜地飞转，七转八转，他返回了上海。后来他进了设计公司，后来他做过一阵字画生意，后来他想移民美国，后来他偶遇即将动身去南非的旧友……1991年1月，他飘洋过海，飘到莱索托，又飘到南非。

 南非是宝培命中的福地。说是说福地，迎接他的却不是撒满玫瑰花瓣的红毯，而是丛生的荆棘。

 他彷徨约堡街头。举目无亲，囊中羞涩。拧开龙

 难忍，只得拄着拐杖，先生陪我去做检查。六院门口车水马龙，病人多，很多坐轮椅，拄拐杖的。我和先生也是分开叫车的。好不容易我招手叫到一辆，出租车在我身边戛然而止。先生及时赶到，拉开前车门，在的哥身边坐下。的哥对着先生正色道：“请依下去——”先生呵呵一笑，指着身后的我：“阿拉是一家人家。”我上车后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对着这位慈眉善目的“的哥”，连连道谢，很恳切地说：“幸亏你心好，能载我们这样的老人……”

 的哥一听急了，忙分辨道：“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？谁家没有父母？



 头喝水，地铺打在仓库，听老鼠打架，瞎猜明天会混到哪里……唉，且去摆地摊吧。

 “很快有了经验，出摊前先解手，不喝水，免得中间憋尿。啃只面包，喝杯可乐是午餐。”他说，“我在南非的事业，就是这样起步的。”

 凶险过后的淡定，使话语云淡风轻。事实上，宝培也曾被劫匪用手枪顶过脑袋，也曾被不明来历的黑车追踪而夺路狂奔……然后，多轻飘飘的一个“然后”呵，他成了南非赫赫有名的“箱包赵”。他的产品占了南非箱包市场50%的份额。

亲密接触

 “有人以为我是赚了大钱才开始买木雕的，不，我是真喜欢呵。衣袋里刚刚有了一点小钱，心里就痒痒了。多好的木雕呀，在国内哪里见得到。”买第一尊木雕时，他自己也不曾料到，日后会上瘾，醉在其中，迷在其中，弄到家中泛滥成“灾”。

 有许多人闯荡非洲几十年，还不敢踏进黑人聚居区一步。宝培不是个胆大妄为的人，却乐于也善于交黑人朋友，与他们称兄道弟。兄弟嘛，进出部落还有什么问题？

 “酋长大多文质彬彬，”宝培拣出一张他与某酋长的合影。酋长穿一袭洁白长袍，儒雅有书卷气。

 “至于黑人艺术家，让你吓一跳了。”他又拣出一张照片，他与几个赤膊黑人站成一排，笑嘻嘻的。

 “注意身后的大草棚，这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室。我钻进去时，黑铁墨拓，啥都看不见了。缓过神来，却见大棚正中茅草顶上，挖了个洞。日光漏进，艺术家靠这束阳光雕琢。”他绘声绘色地说起黑人艺术家怎样锯一段树木，怎样夹在腿间，噼哩啪啦抡刀就砍。“没有图纸的，连树木上画几条线都是没有的。多么奇妙的变形，多么丰富的想像力，一刀一刀，就这样凭空雕出来了。人物动物都是这样。从一只面具到一组群像都是这样。真是天才呐！难怪有人说，黑人是口衔雕刀生出来的。”

遇见“的哥”

 上年纪的、坐轮椅的老人我当然会载的……”路上，他向我们——素昧平生的乘客，倾吐了他的郁闷。

 几天前，他载了一对老人。老太报出两条相交的路名，的哥便找了最近的路线疾驰。老太数落着她老伴生了大病，花了好多钱。快到时，她忽然大怒，抱怨驾驶员路线走的不对！原先她一向支付多少多少钱，今天平白多出几元……的哥委屈辩解，现在是周五下班高峰——无用。幸而明事理的老先生怪罪自己的妻子没有报清地址，付钱、下车，

项链不散

 “我累了。”有一天喝着咖啡，他说，他想收山了。

 “缘未尽。聚不散。”我沉默片刻，拍拍他桌上的一尊木雕像。黑孕妇，倔强；手挟的幼子，调皮、灵性。“你讲她的贫穷，讲她的苦心教子，讲其子成‘凤凰男’被拥戴为王，讲王命艺术家卡巴索创作了这尊形神兼备的母亲像。听过你讲你与‘她’、‘他’、‘它’的‘一见钟情’……曼德拉的祖鲁桑格玛权杖在你手里，尚加纳武士鼓在你手里……这一件件木雕上刻录了你的悲喜、你的历险记。在你这里，木雕有了故事，有了生命。你呢，也成了串连珠子的丝线。你抽身，项链便散了，散落于尘埃。项链，是说小了呢，该说龙，你满可以做个舞龙人的。”

 他愣神。喊：“给戴老师续杯。”“可惜了，眼看你就是中国研究非洲木雕第一人了。”

 “研究？”他有点儿吃惊。“开玩笑了吧？研究，我不会啊。”

 “你不是说过，人脸人名你常会对不起来，而木雕却过目不忘吗？你不是看一件木雕，立刻能判别出产地，是非洲第一木雕大国尼日利亚，还是刚果、马里、喀麦隆、科特迪瓦、布基纳法索、贝宁、加蓬……吗？”

 “是啊是啊，”他有点兴奋，“中国人从未涉足的部落，我去过。非洲好几家国家博物馆馆长对我说，当地有做生意的中国人，而进博物馆的，我是第一个。我对你讲过我的好朋友，刚果卢本巴希的米科比先生，他的收藏十分丰富。我的初次造访却使他惊讶万分，因为他以前的客户清一色是欧美藏家。”

 “你不仅拥有众多艺术珍品，藏品门类也很齐全。你已经为研究作了相当充分的铺垫了。甚至可以说，你已经在作研究了。”

 “是吗？”

 “是。你需要继续做的，是有意识的梳理、分类、补充、评点，编纂成书。”

 总算了事。

 ◆ 董阳洁 的哥还说，有上了年纪的老阿姨还会砍价，你报18元她说14；你说16，她砍到12，像到小菜场买菜一样。我一听笑了，说：“这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 他继续倒着苦水：“要知道，我们一整天在外面转悠，经常半夜回不了家，有时候下午两点吃不了中饭，多么辛苦？有谁知道？……”

 很快到了家，他把车开进小区，很热心地为我们开了车门。我再次谢谢他载了我们，并且祝他好运！他乐呵呵的谢我，车一下没了影儿。

 我觉得，从那刻起，我似乎不能抱怨某些的哥对老年人的偏见了，

龙兮归来

 不日，书籍编纂提上议事日程。乐曲，戏剧性地一步进入跳跃式快板。

 我接二连三地分享到宝培的喜悦：他淘到几部早已绝版的欧洲研究非洲雕刻的专著；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鉴定他的《马孔德妇人像》、《那温则女权像》为艺术家原作；他不顾我“埃博拉正闹得凶”的“恐吓”，又雄纠纠飞赴非洲部落，把仅剩的栖身草棚泥土中的若干锡太尼悉数收入囊中……

 也有让我分忧的电话：“摄影师又被我炒了。拍非洲木雕啊，要想拍出神韵、气氛、角度、灯光多么重要！是能淘浆糊的吗？他还当是拍热水瓶呢。明天你有空来帮我一起把把关吗？”

 他兴奋：非洲艺术直接影响了西方艺术史的进程。有关的几条稀见的资讯与几张难得的照片被他觅到了。

 他激动：中国唐代的船只已从广州抵达东非坦桑尼亚沿海。到宋代不仅贸易增多，还有肯尼亚的外交使节来华。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则把中非交往推向了高潮。

 他兴致勃勃，明朝皇帝获赠马林迪长颈鹿，而索马里语长颈鹿的读音恰与“麒麟”谐音。

 他得意地发现，科特迪瓦竟然有出自《论语》的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”木雕，还有非洲版门神、土地神、送子观音等等，等等。而这些，已是他的囊中物。

 今年上半年。他信手翻着苏富比非洲艺术品拍卖图录……一下子错愕得晕晕然。老天！是被幸运的彩球掷中了吗？看那个面具，不是中国龙吗？一点不错，一个非洲艺术化处理了的中国龙头！

 他曾盯着地图上的郑和下西洋航线，觉得活像一条游龙。

 非洲龙迹处处。中国瓷器和钱币不断被发现，拉穆群岛居民自称为华裔……习近平主席的非洲之行被称为“不远万里走亲戚”。这不期而至的龙头，莫不是眷属想回访探亲？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希望他办一个非洲雕刻艺术展，对了，主题有了，让木雕回访探亲吧。

 龙兮，归来！

 他立马飞赴纽约。

 几番举牌竞价。

 他捧得龙头……正欲打道回府，电梯口，有人打招呼：“您是赵先生吗？”问者自报家门：苏富比拍卖行非洲艺术部主管，想邀请宝培喝咖啡。为何？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此拍下非洲艺术品的中国人。

 他笑了。

 “一家亲一路情——2015非洲雕刻艺术特展”在上海城市规划馆展出了。他觉得，非洲木雕之龙，已经从他手里舞起来了。

 他们也承受了很多委屈和不公。我们老年人在希望得到理解与善待的同时，首先应该宽以待人……

 女儿听罢伏案叫绝，连声呵呵道：“不会是一个的哥吧？”

 我说，不会吧？仔细想来，上海出租车的“的哥”，综合素质还真的还是蛮高的。再补充一句，这位的哥还有一句甚为感人的名言——“啥人屋里厢没有老人，阿拉自家也会老，啥人勿会老？”

 近年来在养老、医疗诸方面，有些部门、公共场所、个人，存在对老年人的漠视与情感的缺失，确实令人齿寒、心冷。我真诚希冀他们修正态度，善莫大焉。当然，也真诚希望所有的老人自重、自尊，自爱才会被敬重！